

史觀之學問本質

王治安 著

血  
深  
黃  
土  
地

成都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本书系电视文学剧本的结集。作品主要歌颂一群致力于改革开放的新人，他们虽是一个个平凡人，可有着不平凡的追求，不平凡的业迹。作品取材丰富，格调清新，故事生动，情节跌宕，而且表现手法新颖，人物刻画各具特色，人物的命运拨动着读者的心弦。所收录的剧本中，《血祭黄土地》已经拍摄、播映、效果颇好；《漫漫人生路》和《神刻》正在酝酿拍摄过程中。

血祭黃土地



片头

一只木槌各种角度敲击着大钟。反复叠化逆着夕阳走来的葛天民的升格镜头。

旁白：中国的土地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占世界人口 22% 的中国人，要靠只占世界耕地面积 7% 的土地来生存。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严峻现实。

然而，土地问题的警钟并未能完全制止至今仍野蛮吞噬大片良田的人为的罪行。全国耕地面积正以平均每天×××亩的惊人数字减少。

人们啊，珍惜每一寸土地吧！

大钟鸣响。

血红的片名推出。

## 上 集

百果村何村长家外日

镜头从一群人后背拉出。人们围在何万三村长的厕所外嘻笑。

雪白的厕所墙上是用红砖写上的字：村长是个大屁股。

村长何万三气急败坏地冲出院门，用白粉涂

字。

人群里，二俊兴奋地笑。

何万三：“狗日的，哪个有人养没人教的……”

人群里有人喊：“二俊写的。”

何万三：“兔崽子！”拿着沾满白粉浆的扫帚冲上来。

二俊转身就跑，边跑边笑着喊：“大屁股、大屁股……”

朱嫂建房工地 日

“扑通”一声，葛天民被推倒在泥地里。

葛天民大喊：“不行，朱嫂，这是耕地，没有经过批准，不能建房！这是违法！”葛边喊边往起站，刚站起来，又被推倒。

二俊也在帮助朱嫂建房的行列里。众民工围攻葛时，他高喊：“别打、别打！”

众民工见满身满脸都是泥的葛天民倒在地上，才笑着散开。

二俊走到葛面前：“葛大哥，在自家承包地上建房也违法？”

葛天民：“没经过批准。不管在哪建房，在自家耕地上也是违法。”

二俊：“村长盖那么大个新厕所违法不？”

葛天民：“超出法律规定面积，当然违法。”

二傻想了想，突然扔下工具：“我不干了，违法了！”说完就走，边走边喊：“朱嫂违法了！”

朱嫂：“二傻子，滚！你这个从小没吃过人奶的东西！”

二傻傻呼呼地笑着：“我吃你的奶！”

朱嫂：“混蛋！葛天民，你滚！”说着又扑上去。众民工跟着扑向葛，连推带搽。

二傻：“犯法了！打人了！出事了！”大呼小叫地跑去。

村路日

二傻边跑边喊“打人了，出事了！”

一个胖子骑着摩托车带着个瘦子飞速驶来，两人都穿着入时，看见二傻，胖子住刹车：“傻子，什么事？”

二傻：“葛天民，他让人打了！”

胖子：“活该！”回头向瘦子一笑，又开车驶去。

葛天民家日

二傻跑到葛家，葛天民媳妇张小雨正在院里干活。

二傻：“嫂子，大哥让人打了。在朱嫂地里！”  
张小雨急匆匆跑去。

何万三家 日

二傻边向院里跑边喊：“村长，村长！”

何万三一看是二傻：“兔崽子，又来了！”抓起扁担就追。

二傻边向门口退边说：“打人了，葛天民让朱嫂他们打了。打坏了……”

何三万愣了一下：“打吧，他该着。老子不管！”

二傻：“出事了，打坏人了！”喊着又跑。

何万三想了一下，也跑去了。

朱嫂建房工地 日

张小雨拼命往回拉葛天民，葛不停地甩开，不停地喊：“不行啊，大家想想，咱大坪乡 2500 多户人，眼下每人只剩四分地了，……”

朱嫂：“剩一分关我屁事！没地大家喝西北风！干部占地为什么不管？这叫官逼民反！”

一个民工：“少跟他废话，没良心的！”

民工们要上。

“住手”何万三大吼一声，“土匪！敢打人？打



土地员？没王法了！”

朱嫂：“何村长，你屁股上的屎擦干净再说话吧！”

何万三：“造反了！我是村长，屁股不干净乡里给擦，你屁股不干净我就有权管！停工，现在就停！”

长江边 日

葛天民默默坐着。张小雨洗了手绢轻轻地擦着丈夫脸上的泥和血。禁不住流下泪来：“天民，不干了，咱不干了……你一个小小的土地员管得了谁呢？再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还是回村开拖拉机吧，咱也清静几天，不干了，咱不干了……”

葛天民慢慢抬起头看着张小雨的泪眼，沉重地叹了口气。

何万三家 日

葛天民：宋青耐心地跟村长谈着。

葛天民：“国土法规定，村民宅基地，不能超过标准，您是村长……”

何万三：“厕所又不是建在耕地上。”

宋青：“耕地更不能随便占，国土法 38 条说

……

何万三院内 日

何万三老婆正用扫帚打狗，边打边骂：“打，打死你，让你跑到别人家去叫，不要脸的东西，再叫，再叫，打死你……”

二傻家院内 日

房破墙垮，门无漆皮，窗无玻璃。

二傻在院里窜来窜去，异常激动气愤地对有些麻木的老爹大喊大叫：“你去找，你去找，咱八代贫农，怕他啥？‘主义’再改革，社会再开放，共产党也要认贫农……”

二傻爹：“人家是村长，拉屎比咱吃饭重要，该用个好厕所……”

二傻：“你懂啥，他那叫特别违法！咱没新房，我娶不上媳妇，绝你的后！”

二傻爹：“放屁！”

二傻：“没媳妇，屁都不响！指望不上你，我去，我不怕……”说着就走。

二傻爹：“回来！你去找死呀……”

何万三家 日

何妻：“干了几十年村长，建个厕所就违法？”

何万三：“天民他们说了，土地也是国策了，跟养孩子一样，占多了不行。”

何妻：“葛天民说，他算啥？咱当村长的时候，他连鸡鸡还没长出来呢？看他现在，仗着个法，狂的！电影上的董存瑞也没他英雄。”

何万三：“这事，唉，咱是村长……”

何妻：“村长咋的，村长就得有村长的地位，人家市长住大楼，坐汽车他葛天民咋不去管！”

#### 二傻家山坡下 日

二傻爹正站在那着急：“狗东西，你是要我的老命呀，村长是啥人物，跟人家比不得，从古到今咱老百姓就得服管，天底下就是这王法，你想上天啦……”

葛天民、宋青路过，急忙上前。

葛天民：“大爷，你老这是……”

二傻爹：“快去，快去拉住二傻、他找村长拼命去了，这逆子啊……”

葛天民、宋青急忙跑去。

#### 何万三院外 日

二傻气势汹汹地走到村长家，可鼓了几次劲也没喊出来，气势也就跟着弱了，没了。

正在这时，何妻走出家门。

二傻急忙躲在一边。

何妻进了厕所。

二傻突然有了发泄的念头，拾了一块大石头，狠狠砸进厕所后面的粪坑，粪水一下溅起老高。

只听厕所里一声尖叫。

二傻拔腿就跑。

何妻提着裤子追出来，看到二傻，扯开嗓子骂起来：“二傻子，你这龟儿子，缺了德了，你娘没干好事，养出你这么个坏种……”

二傻笑着跑了

二傻家院内 日

宋青：“村长为什么不同意？”

二傻：“他说我们家就两条光棍，光着屁股在院里走也碍不着事，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了，盖新房养耗子呀？省下钱好好伺候庄稼……后来再问他，他说我找着媳妇再说……这年头，没房子谁找咱，三婚的都不来。”

宋青：“你打报告了吗？”

二傻：“打什么报告？”

宋青：“就是写个申请，土地法规定，在原有的地基上拆旧建新，也要经过批准呀。”

二傻：“他不同意，打也白打”。

葛天民：“这样吧，你写个申请，我去找上面帮你批。”

二傻：“这行？”

葛天民：“你家建新房，符合土地法规定。”

二傻兴奋地一下跳起来唱道：“太阳出来了一要娶媳妇了一爹，咱盖了新房，也给你找个老伴，先紧你！”

#### 乡土地办日

葛天民、宋青整理着文件。

宋青：“这次清查违法占地建房难。”

葛天民：“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先从何村长家开始。”

宋青：“他那老婆……”

门一开，陈乡长气呼呼地进来：“太过分，太过分……”

宋青：“什么事？”

陈乡长：“县里要从咱们乡划三十亩地、搞别墅区！”

宋青：“一个县搞什么别墅区！谁住？赶什么时髦？”

陈乡长：“我说了，今天修别墅区，明天修游

乐园，地都是从农民嘴里掏，以后让农民在房顶上种庄稼？县里说我本位思想，目光短浅。”

葛天民：“不根据国家现状，打肿脸充胖子，不顾农民利益，拿国家前途赶时髦。他们目光远大？”

陈乡长：“我去找市长，这股‘一窝风现象，准会犯错误。”

何万三院日

又围了许多人，葛天民、宋青正在用皮尺丈量何家新厕所。

何万三脸上极不高兴。

宋青收起皮尺：“面积二十五平方米。按他家人口，法律规定面积，超标准十九平方。”

葛天民：“村长，您确实违反了土地法，拆了吧。”

何万三不说话。

二傻跑出人群，拿着根树棍在何万三屁股后头横比竖比。

“干什么?!”何万三突然转身大吼。

二傻急忙跳开：“二十五平方米，大屁股，二十五……”

何万三一掌把二傻推倒。

宋青：“不许打人！”

葛天民扶起二俊说：“二子，得尊敬老人。”然后转向何：“村长，你是老村长，老党员……”

何万三恼怒地：“老村长，老党员的屁股就能让人随便量尺寸?!”

葛天民：“这是二子的不对，可您违法占地……”

何万三：“天民，不是我想多占地，儿子刚跟我分了家，老婆又有病……”

宋青：“这跟厕所大小有什么关系，您是村长……”

话音未落，突然何妻怪叫着冲出屋门，抄起一把锄头，疯疯颠颠乱舞着扑上来：“打死你，老娘打死你，天兵天将，快下凡，妖魔鬼怪，快闪开，打死你这仗势欺人的魔鬼，打死你这害人的狐狸精，哈哈……”

何万三上去打了老婆一巴掌：“滚回去！”将又喊又骂的老婆推进屋。

葛天民，宋青冷静地站着。

何万三走过来，无可奈何地：“没办法，她这病犯了，天王老子也不认！”

宋青：“天王老子可以不认，国法得认呀。”

何万三：“对对，天王老子，亲祖宗都可以不

认，得认葛同志和宋同志，你们是法嘛！”

葛天民：“何村长，亲祖宗还得认，不过您没必要认我们，我们不是法。请您三天内拆掉厕所。”说完，和宋青转身走了。

何妻又冲出来，坐在地上撒泼：“天啊，不让人活了：日本鬼子、国民党，四人帮也没有不让人拉屎啊——姓葛的，你把老娘一家人的屁眼都堵上吧，啊……”

#### 卧龙居夜

鞭炮震耳、鼓乐喧天、灯火辉煌、觥筹交错。

游九洲西服革履，每一条皱纹里都是笑。他挎着一个小媳妇，满面春风地走出走进。

墙上到处贴着大红喜字。

骑摩托的胖、瘦两青年，葛天民的表弟张玉宾里里外外紧张罗。

一看便知，这是一个腰缠万贯，握有实权的人物的婚礼。

#### 何万三家夜

何妻：“你去找乡长。我就不信姓葛的一个土地员……”

何万三：“哎呀，这法的事说不清，真要认真



起来，乡长也挡不住……再说，咱又是党员……”

敲门声。

何妻：“又来了?!”

何万三急忙走到门边，从门缝向外看。

“爸，是我。”

何妻一下兴奋地：“三子回来了!”

何万三的儿子何江一头撞进来：“咱家出事了?”

何万三不吱声。

何妻：“啊呀，快帮你爸过过关吧，葛天民那小子死活不讲理，非要拆咱的厕所，他仗着法，要扳倒你爸!”

何江不屑地：“就这事?”一屁股坐下。

何妻：“拆了房才算事?你爸倒了……”

何江：“那么容易就扳倒?法?啥叫个法?法是个啥?有人执行，就有个法，没人执行，就没那个法，跟你们说吧，人就是法，法就是人。”

何妻：“害人的是，葛天民就是执着法的法人!”

何江：“啥法人。姓葛的没当土地员时，还不是咱村里一个地里刨食的?他老婆眼下不还得归我爹管?咱不能光防守……”

何万三：“你是说……”